

# 春日的百年米轨 慢火车里的旧时光

□ 瑜语/文 娟子/摄

春天里，行走滇越铁路，至百年米轨上关键枢纽——建于1909年的开远站。红砖砌就的老站房墙上爬着细碎青苔，锈迹斑驳的铁轨延伸向远方，这里曾承载过无数离别与相逢，见证过滇南商贸的往来繁华，也镌刻下几代人难以磨灭的岁月印记。



米轨站台

## 慢行米轨间 载着乡野与温柔同行

1903年，《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》等条约通过，法国取得滇越铁路（越南海防—中国昆明，全长约859公里）修筑与运营权，中国云南段（465公里）1904年动工，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，是中国最长的一条轨距为1米的窄轨铁路。

开远到大塔全长11.6公里，设7座车站，全程沿用百年米轨，属于滇越铁路的一部分，是保留至今并仍在运行的历史最悠久的米轨铁路段之一。这条线路的功能为观光与客运兼容，一天两班。

踏上从开远驶向大塔的绿色皮火车，听车轮“哐当哐当”缓缓碾过米轨，老旧车厢的气息、慢悠悠的节奏、悠长的汽笛声在山谷田野间回荡，恰如我童年的绿皮火车，慢得足够把沿途风景、身边温暖装进心里，也让我在今昔列车的交错里，读懂了木心笔下那句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”，这其中藏着的何止是悠然时光，更是人间最质朴的烟火暖意。

车厢陈旧但整洁有序，除了一些古朴的照片与宣传画，没有过度修饰。观光的游客中有许多人带着学前孩童，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不一会儿就在车厢里玩到了一起，石头剪刀布全国通用。偶见当地老乡们背着竹筐、拎着布袋，搬着自家产的食物上车……他们不慌不忙，把货物放在过道旁，筐里的水果蔬菜，带着泥土的清香。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老乡黝黑的脸上，质朴的笑意，满是滇南乡野最鲜活的生活本真。

## 2 宁波到杭州 铁轨串联的童年时光

记忆深处，始终停着一列绿皮火车，它带着夏日的蝉鸣、冬天的雪花、热水的雾气与车厢里的欢笑，定格成最温柔的童年剪影。约莫六七岁起，每到寒暑假，父亲总会牵着我与妹妹的小手，拎着装着假期作业、换洗衣物与零食的布包，把我们送上宁波至杭州的列车，一路晃晃悠悠前往杭州二伯家。头一次离开爸妈单独坐4小时—5小时的火车，我和妹妹内心慌兮兮的，尽管行前我信誓旦旦向爸妈保证：没问题，我会照顾好妹妹。

当列车开动，看不见爸爸身影时，我却紧张起来，紧紧拽着妹妹的手。父母之所以放心女儿“单飞”，是因我二伯在杭州铁路段工作，早提前跟车上列车长、广播员打好招呼。由于一路有贴心照顾，我和妹的不安立马消失。车上的广播员阿姨特别

喜欢我们，第一次单独远行我们就被请进了小小的广播室。看着她或放乐曲，或用标准的普通话报站名以及车内注意事项，我们很是羡慕。

首次“单飞”后，胆子就大了，我和妹妹已然把自己当成老乘客。小学阶段，我俩数次坐绿皮火车往返宁波至杭州，经常广播员还没报站名，我们就有模有样报上了，邻座的叔叔阿姨打趣道：“瞧这小姐妹！”高兴时还有事没事到广播室串门，帮广播员阿姨放唱片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广播员阿姨休息时，我会和她一起唱歌，有时拿起她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问：“阿姨，好看吗？”“好看，以后你若不用下乡，可到铁路上做广播员。”阿姨指着我的小鼻子笑着说。长大成人了，我总没做成铁路广播员，倒是两个堂姐都进了铁路部门。



开元火车站

## 4 任高铁飞驰 守住初心与美好相逢

如今，高铁飞驰穿梭，哪怕万山阻隔，朝夕至亦是常态，宁波至杭州更是50多分钟就可到达，那份慢下来的从容与温情，渐渐成了快时代里的美好回忆。如果说建水古城里的观光米轨，是精致的文艺诗意，载着游人穿梭在古城与乡野间，定格浪漫风情。那么滇越铁路上的开元米轨火车，则是乡村与城镇的纽带，车上除了游客，还有沿线的老乡。它不仅承载着世人的怀旧情节，还仍然担负着公共交通的使命。它守着最初的节奏，时速不到30公里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从容老者，不与时光争先，不与繁华逐流，依旧穿梭在红河的春日乡野间，守着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。

车窗外稻田泛着新绿，村落炊烟袅袅，草木肆意生长，风景悠悠映入眼底。同样的慢行节奏，同样的人间温情，跨越山海与岁月，在这个春天完美重逢。童年的绿皮火车，载着我走过多少个盛夏寒冬，家人的牵挂、友人的关照、陌生人的善意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温馨回忆。高铁带给我们极致的便捷与高效，让远方不再遥远，但如今的春天米轨，又载着我重温了那段旧时光，在快时代的缝隙里，寻回那份被遗忘的慢与从容，在岁月静好中，遇见生活纯粹的美好。

## 3 一路“哐当”中 流淌着质朴的人间暖意

绿皮火车的车厢，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暖模样。墨绿色的车身，木质的座椅磨得温润光滑，车窗可以向上推开，风一吹，带着铁轨旁草木的清香涌进来。车厢不算宽敞，甚至有些拥挤，却没有半分疏离，而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温情。列车员穿着整洁的蓝制服，提着印着铁路标志的铝制热水壶，壶身沉甸甸的，壶嘴冒着袅袅白气……他们一遍遍穿梭在过道里，脚步稳当，弯腰给每个旅客的杯子续水，声音温柔又亲切：“师傅，麻烦挪一下，添点热水，小心烫着。”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，还会

主动扶着坐下，把水杯递到手边，细致又暖心。

儿时车厢里最希望遇见解放军叔叔，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身姿挺拔。看到旅客扛着大包小包吃力，他们便上前接过行李，稳稳放在行李架上；有哭闹的孩童，会帮着轻声哄着；对我们独自出行的小孩更是在意，举手投足间赤诚善意，成了车厢里最安心的存在。记忆中的画面还有，靠窗的大叔分享自家种的瓜果，邻座的阿姨唠着家常，孩童们攥着零食，在过道里追着跑着，清脆的笑声伴着车轮撞击铁轨的“哐当”声，此起彼伏……



绿皮火车